

晉

書

料

注

晉書斟注卷百十九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十九

姚泓

姚泓字元子

御覽三百六十二引秦
記作後帝泓字元時

興之長子也孝友

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爲太子興每征伐巡游常留總後事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尙書王尙黃門郎段章尙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時尙書王敏右

丞郭播以刑政過寬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壯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艸君等參贊朝化弘昭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豈是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遂止泓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拜于牀下御覽四百四後秦錄曰泓受經於太學博士淳于岐岐病在家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之義不可以不重親詣省疾拜於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興之如平涼也馮翊人劉厥聚眾數千據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算電發蕩平醜逆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

委吾後事使式遏寇逆吾綏御失和以長姦寇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閒安敢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其右僕射韋華聞而謂河南太守慕容筑曰皇太子寔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嘗見於色姚紹每爲弼羽翼泓亦推心宗事弗以爲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其忠烈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興旣死祕不發喪南陽公姚愔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爲亂泓皆誅之命其齊公姚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久乃誅之泓疑恢有陰謀恢自是懷貳陰聚兵甲焉泓發喪以義熙十二年僭卽帝位

安帝紀作十一年

大赦殊死已下改元永和廬于諮議堂既葬乃親庶政
內外百僚增位一等令文武各盡直言政有不利于時
事有光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初興徙李閏羌三千
家於安定尋徙新支至是羌酋党容率所部叛還遣撫
軍姚讚討之容降徙其豪右數百戶于長安餘遣還李
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于泓讀史方輿紀要
五十四曰趙氏
陽在同官縣北近
安公谷同官水姚紹討擒之姚宣時鎮李閏未知雍
敗遣部將姚佛生等來衛長安眾既發宣參軍韋宗姦
諂好亂說宣曰主上初立威化未著勃勃彊盛侵害必
深本朝之難未可弭也殿下居維城之任宜深慮之邢

望地形險固總三方之要若能據之虛心撫禦非但克固維城亦霸王之業也宣乃率戶三萬八千棄李閏南保邢望宣旣南移諸羌據李閏以叛紹進討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怒殺之初宣在邢望泓遣姚佛生諭宣佛生遂讚成宣計紹數其罪又戮之泓下書士卒死王事贈以爵位永復其家將封宮臣十六人五等子男姚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未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懸爵於朝所以懲勸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遭家不造與宮臣同此百憂獨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默然姚紹進曰陛下不忘報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

事命之以始可須來春然後議之乃止并州定陽貳城

胡數萬落叛泓入于平陽攻立義姚成都於匈奴堡

通鑑

晉紀注曰匈奴堡在平陽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一曰匈奴堡舊志在平陽府西北七十里匈奴種人嘗保聚於此因名姚秦推匈奴曹弘爲大單于所在殘掠征東姚時戍守處

懿自蒲坂討弘戰于平陽大破之執弘送於長安徙其

豪右萬五千落于雍州仇池公楊盛攻陷祁山

十六國疆域志

曰南安郡有祁山案祁祈形近而譌執建節王總遂逼秦州泓遣後將軍

姚平救之盛引退姚嵩與平追盛及于竹嶺

水經河水注曰籍水

厯當亭川又東南流與竹嶺水合水出南山竹嶺東北入籍水籍水東北入上邽縣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九日竹嶺在秦州西南二百里胡氏曰上邽西南有南山竹嶺姚讚率隴西太守姚秦都

略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讚至清水嵩爲盛所敗嵩

及秦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州退還仇池

周家祿校勘記曰退還上

脫盛字

先是天水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秦

州地震者三十二殷殷有聲者八山崩舍壞咸以爲不

祥及嵩將出羣僚固諫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乃命也

安所逃乎遂及於難識者以爲秦州泓之故鄉將滅之

徵也赫連勃勃攻陷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

勃勃載記作姚

平都宋無音注本通鑑引作姚周都

坑將士五千餘人軍都瞋目厲聲數

勃勃殘忍之罪不爲之屈勃勃怒而殺之勃勃旣剋陰

密進兵侵雍嶺北雜戶悉奔五將山征北姚恢棄安定

率戶五千奔新平安定人胡儼華韜等率眾距恢恢單
騎歸長安立節彌姐成建武裴岐爲儼所殺鎮西姚謐
委鎮東走勃勃遂據雍抄掠郿城姚紹及征虜尹昭鎮
軍姚洽等率步騎五萬討勃勃姚恢以精騎一萬繼之
軍次橫水勃勃退保安定胡儼閉門距之殺鮮卑數千
人據安定以降紹進兵躡勃勃戰于馬鞍坂敗之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八曰馬鞍坂在涇州西百里追至朝那不及而還楊盛遣兄子

倦入寇長蛇平陽氏苟渴聚眾千餘據五丈原以叛遣
鎮遠姚萬恢武姚難討之爲渴所敗姚謐討渴擒之泓
使輔國斂曼嵬前將軍姚光兒討楊倦于陳倉倦奔于

散關勃勃遣兄子提南侵池陽車騎姚裕前將軍彭白
狼建義虵立距却之尋而晉太尉劉裕總大軍伐泓次
于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
肥攻漆丘項城

東晉疆域志曰梁國蒙縣有漆丘

將軍沈林子自汴入

河攻倉垣泓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

以項城降道濟

十六國疆域志曰按此則徐州刺史鎮項城也

王師遂入潁口

所至多降服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濟攻破之
縛遵而致諸軍門遵厲色曰古之王者伐國待士以禮
君柰何以不義行師待國士以非禮乎道濟怒殺之姚
紹聞王師之至還長安言于泓曰晉師已過許昌豫州

安定孤遠卒難救衛宜遷諸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
十萬足以橫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無深害也如其不
爾晉侵豫州勃勃寇安定者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
速決其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雄勇有威名爲嶺北所
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貳勃勃終不能棄
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及於郿雍今關中兵
馬足距晉師豈可未有憂危先自削損也泓從之吏部
郎懿橫密言於泓曰齊公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陛
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荅其意今外則致之
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欲思南遷

者十室而九若擁精兵四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爲社

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

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師至城皋

周家祿校勘記曰當

作成皋

征南姚洸

魏書姚萇傳作泓弟陳留公洸

時鎮洛陽馳使請救

泓遣越騎校尉閻生率騎三千以赴之武衛姚益男將

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征東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

爲之聲援洸部將趙玄說洸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駭懼

眾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

師之援不可出戰如脫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旣固師無

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可以

坐制其弊時洸司馬姚禹潛通於道濟主簿閻恢楊虔等皆禹之黨嫉玄忠誠咸共毀之固勸洸出戰洸從之乃遣玄率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石無諱東戍鞏城以距王師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姦孽所誤後必悔之但無及耳會陽城及城皋滎陽武牢諸城悉降道濟等長驅而至無諱至石關奔還玄與晉將毛德祖戰于柏谷以眾寡而敗

水經洛水注曰洛水東逕偃師縣南又東逕柏谷陽戴延之西征記曰陽在川南因原爲陽讀

史方輿紀要四十八日石關在偃師縣西二十五里胡氏曰偃師西山有漢廣野君酈食其廟東有二石關秦姚洸鎮洛遣石無諱戍鞏無諱至石關奔還或作石關誤也柏谷陽在偃師縣東南十五里寰宇記四曰柏谷

鳴姚洸部將趙元被瘡十餘據地大呼立司馬騫鑒冒
所守爲趙王所破刃抱立而泣立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鑒曰若將軍不
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姚禹踰城奔于王師
道濟進至洛陽洸懼遂降時閻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
會洛陽已沒遂留屯不進姚懿嶮薄魏書姚萇傳作
泓弟太原公懿惑
於信受其司馬孫暢姦巧傾佞好亂樂禍勸懿襲長安
誅姚紹廢泓自立懿納之乃引兵至陝津散穀以賜河
北夷夏欲虛損國儲招引和戎諸羌樹己私惠懿左常
侍張敞侍郎左雅固諫懿曰殿下以母弟之親居分陝
之重安危休戚與國共之漢有七國之難寔賴梁王今

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擾邊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
同累卵正是諸侯勤王之日穀者國之本也而今散之
若朝廷問殿下者將何辭以報懿怒笞而殺之泓聞之
召姚紹等密謀於朝堂紹曰懿性識鄙近從物推移造
成此事惟當孫暢耳但馳使徵暢遣撫軍讚據陝城臣
向潼關爲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者臣當遣懿率河
東見兵共平吳寇如其逆釁已成違距詔勅者當明其
罪於天下聲鼓以擊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於
是遣姚讚及冠軍司馬國璠建義虵立屯陝津武衛姚
驢屯潼關懿遂舉兵僭號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

給鎮人孟東姚成都距之懿乃卑辭招誘深自結託送佩刀爲誓成都送以呈泓懿又遣驍騎王國率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擒國囚之遣讓懿曰明公以母弟之親受推轂之寄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宜恭恪憂勤匡輔王室而更包藏奸宄謀危宗廟三祖之靈豈安公乎此鎮之糧一方所寄鎮人何功而欲給之王國爲蛇畫足國之罪人已就囚執聽詔而戮之成都方糾合義眾以懲明公之罪復須大兵悉集當與明公會於河上乃宣告諸城勉以忠義厲兵秣馬徵發義租河東之兵無詣懿者懿深患之臨晉數千戶叛應懿姚紹濟自蒲津擊

臨晉叛戶大破之懿等震懼鎮人安定郭純王奴等率眾圍懿紹入於蒲坂執懿囚之誅孫暢等泓以內外離叛王師漸逼歲旦朝羣臣于其前殿悽然流涕羣臣皆

泣時征北姚恢

魏書姚萇傳作泓從弟齊公恢

率安定鎮戶三萬八千

焚燒室宇以車爲方陣自北雍州趣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姜紀率眾奔之建節彭完都聞恢將至棄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友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在東京師空虛公可輕兵徑襲事必剋矣恢不從乃南攻郿城鎮西姚謐爲恢所敗恢軍勢彌盛長安大震泓馳使徵紹遣姚裕及輔國胡

翼度屯于澧西扶風太守姚雋安夷護軍姚墨蠡建威
姚娥都揚威彭蚝皆懼而降恢恢舅苟和時爲立節將
軍守忠不貳泓召而謂之曰眾人咸懷去就卿何能自
安邪和曰若天縱妖賊得肆其逆節者舅甥之理不待
奔馳而加親如其罪極逆銷天盈其罰者守忠執志臣
之體也違親叛君臣之所恥泓善其忠恕加金章紫綬
姚紹率輕騎先赴難使姚洽司馬國璠將步卒三萬赴
長安恢從曲牢進屯杜成紹與恢相持于靈臺姚讚聞
恢漸逼留宣朔尹雅爲弘農太守守潼關率諸軍還長
安泓謝讚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羣下致禍起蕭

牆變自同氣既上負祖宗亦無顏見諸父懿始構逆滅
亡恢復擁眾內叛將若之何讚曰懿等所以敢稱兵內
侮者諒由臣等輕弱無防遏之方故也因攘袂大泣曰
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泓於是班
賜軍士而遣之恢眾見諸軍悉集咸懼而思善其將齊
黃等棄恢而降恢進軍逼紹讚自後要擊大破之殺恢
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慟葬以公禮至是王鎮惡至宜陽

毛德祖攻弘農太守尹雅于蠡吾城

水經洛水篇曰又東北過蠡城邑之

南注云故颍池縣治南對金門塢讀史方輿紀要四十
八曰蠡城在颍池縣西四十里宋白曰颍池舊理蠡城
曹魏賈逵爲颍池令治此姚秦以宏農太守戍焉今爲
蠡城驛案蠡吾縣屬冀州高陽國蠡城在司州颍池縣

此誤衍一吾字宋書王鎮惡傳眾潰德祖使騎追獲之
止作豸城也毛德祖傳作梨城

既而殺晉守者奔固潼關檀道濟沈林子攻拔襄邑堡

通鑑晉紀注曰襄邑堡在河北郡

建威薛帛奔河東道濟自陝北渡攻

蒲坂使將軍苟卓攻匈奴堡爲泓寔東姚成都所敗泓
遣姚驢救蒲坂胡翼度據潼關泓進紹太宰大將軍大
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侍中司隸宗
正節錄並如故朝之大政皆往決焉紹固辭弗許於是
遣紹率武衛姚鸞等步騎五萬距王師于潼關姚驢與
并州刺史尹昭爲表裏之勢夾攻道濟道濟深壁不戰
沈林子說道濟曰今蒲坂城堅池濬非可卒剋攻之傷

眾守之引日不如棄之先事潼關潼關天阻形勝之地
鎮惡孤軍勢危力寡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矣如剋潼
關紹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乃棄蒲坂南向潼關姚讚
率禁兵七千自渭北而東進據蒲津劉裕使沈田子及
傅弘之率眾萬餘人入上洛所在多委城鎮奔長安田
子等進及青泥姚紹方陣而前以距道濟道濟固壘不
戰紹乃攻其西營不剋遂以大眾逼之道濟率王敬沈
林子等逆衝紹軍將士驚散引還定城

寰宇記二十九
日定城郭隸生

述征記云或云段熲所造未詳夾道各一城城下有泥
泉水出焉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四日定城在華陰縣東

十紹留姚鸞守險絕道濟糧道時裕別將姚珍入自子

午竇霸入自洛谷眾各數千人沮遣姚萬距霸姚彊距珍姚鸞遣將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珍戰于潼關南爲珍所獲送之劉裕裕以雅前叛欲殺之雅曰前活本在望外今死寧不甘心明公將以大義平天下豈可使秦無守信之臣乎裕嘉而免之沮遣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于堯柳以備田子姚紹謂諸將曰道濟等遠來送死眾旅不多嬰壘自固者正欲曠日持久以待繼援耳吾欲分軍逕據閬鄉以絕其糧運不至一月道濟之首可懸之麾下矣濟等旣沒裕計自沮諸將咸以爲然其將胡翼度曰軍勢宜集不可以分若偏師不利人心駭懼

胡可以戰紹乃止薛帛據河曲以叛河北之間謂之

河紹分道置諸軍爲犄角之勢遣輔國胡翼度據東原

武衛姚鸞營於大路與晉軍相接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六日大路卽三峭路

紹遣胡翼度據東原與大原相爲唇齒皆據險以絕餉道也十六國疆域志曰華陰有姚鸞屯一統志又有姚

氏屯在沈林子簡精銳銜枚夜襲之御覽三百五十七引後秦錄作沈林

子簡其軍中精銳朱鸞眾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

姚讚屯于河上遣恢武姚難運蒲坂穀以給其軍至香

城爲王師所敗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四曰香城在朝邑縣東姚秦時置胡氏曰香城在渭水之

北蒲津之口時泓遣姚謐守堯柳姚和都討薛帛於河東聞

王師要難乃兼道赴救未至而難敗因破裕裨將于河

曲遂屯蒲坂姚讚爲林子所敗單馬奔定城紹遣左長

史姚洽及姚墨螽等率騎三千屯于河北之九原

讀史方輿

紀要四十一日九原山在絳州西北二十里

欲絕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夫

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今兵眾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

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眾八千

要洽于河上洽戰死眾皆沒紹聞洽等敗忿恚發病託

姚讚以後事使姚難屯關西紹嘔血而死

太平廣記三百六十引五

行記曰後秦姚泓義熙十三年遣叔父大將軍紹帥眾攻函谷關廚人爲紹炊飯氣蒸汗溜輒成血腥甚如此

積日紹心惡之令勿復炊乞飯於諸軍后八十日紹病死泓以晉師之逼遣使乞師

于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拔嵩正直將軍安平公乙旃眷

進據河內

魏書官氏志曰獻帝命叔父之弟曰乙旃氏後改爲叔孫氏

游擊將軍王

洛生屯于河東爲泓聲援劉裕次于陝城遣沈林子率

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等于青泥將攻堯柳泓

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

初學記七孫嚴宋書曰高祖北伐沈田子入武關屯青泥

姚泓反率大眾數萬奄至青泥關案孫書作數萬與本書異

泓躬將大眾繼發裕爲

田子所敗泓退次于灞上關中郡縣多潛通于王師劉

裕至潼關遣將軍朱超石徐猗之會薛昂于河北以攻

蒲坂姚讚距裕于關西姚難屯于香城裕遣王鎮惡王

敬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難軍

十六國疆域志曰臨晉有秋社

鎮東姚璞

及姚和都擊敗猗之等於蒲坂猗之遇害超石棄其眾

奔于潼關姚讚遣司馬休之及司馬國璠自軹關向河
內引魏軍以躡裕後姚難既爲鎮惡所逼引師而西時
大霖雨渭水泛溢讚等不得北渡鎮惡水陸兼進追及
姚難泓自灞上還軍次于石橋以援之水經渭水注曰
渭水又東西石
橋水南出馬嶺山水經注刊誤曰石橋水有二皆出馬
嶺山道元兩敘其源流一流逕鄭城西爲西石橋水一
流逕鄭城東爲東石橋水郭緣生云鄭城東西十四里
各有石梁者是也方輿紀要云劉裕伐秦王鎮惡自河
入渭秦將姚難自香城引兵而西鎮惡追之秦主泓自
霸上還屯石橋以爲之援此西石橋也唐中和初昭義
帥高潯合河中兵討黃巢敗于石橋潯奔河中此東
石橋也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四曰石橋水在華州西十
里讚退屯鄭城鎮北姚彊率郡人數千與姚難陣于涇
上以距鎮惡鎮惡遣毛德祖擊彊大敗彊戰死難遁還

長安劉裕進據鄭城泓使姚裕尙書龐統屯兵宮中姚

洸屯于澧西尙書姚白瓜徙四軍雜戶入長安姚丕守

渭橋

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日東渭橋在西安府東北五十里史記景帝紀索隱曰渭橋有三通咸陽路

者曰西渭橋通高陵路者曰東渭橋在長安城北者曰中渭橋程大昌曰灞水合渭之地有東渭橋劉裕伐秦

王鎮惡自河入渭姚泓使姚丕守渭橋旣而鎮惡胡翼至渭橋大破丕軍遂入長安平朔門卽東渭橋也

度屯石積

水經渭水注曰石橋水南出馬嶺山積石據其東驪山距其西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四曰

馬嶺山在華州西南百姚讚屯霸東泓軍于逍遙園鎮里其相接者爲石積山

惡夾渭進兵破姚丕于渭橋泓自逍遙園赴之逼水地

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謐及前軍姚烈左衛姚寶

安散騎王帛建武進揚威姚蚝尙書右丞孫玄等皆

死於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

百騎出奔于石橋讚聞泓之敗也召將士告之眾皆以

刀擊地攘袂大泣胡翼度先與劉裕陰通是日棄眾奔

裕讚夜率諸軍將會泓于石橋王師已固諸門御覽一百二十

三引十六國春秋後秦錄諸門作青門讚軍不得入眾皆驚散泓計無所

出謀欲降于裕其子佛念年十一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

十一一作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

國春秋前秦錄作謂泓曰陛下今願自裁決泓撫然不

雖降晉劉裕待人無禮終必不全荅佛念遂登宮牆自投而死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讚

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于裕裕盡殺之餘宗遷于江

南送泓于建康市斬之

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曰祖內祖稽首公至長安豐稔帑

藏盈積口口數千人公先收其彝器渾儀土圭之屬獻於京師其餘珍寶珠玉悉以班諸將執姚泓歸之有司

斬于建康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內艸木皆焦死

焉姚萇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以安帝義熙

十三年而滅凡三十二年

案太元九年為甲申義熙十三年為丁巳實三十四年也

萇以太元九年始僭稱秦王若以太元十一年僭皇帝位時為始則正三十二年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

春秋後秦錄作歲在丙辰三十有三歲亦誤

史臣曰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宜戎馬

交馳而不息晦重氛于六漠鼓洪流於八際天未厭亂

凶旅寔繁弋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於暴主閭

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鳴哀之義有足稱焉
景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斯言遽踐迷
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襄之緒躡苻亡之會嘯命羣豪
恢弘霸業假容冲之銳俯定函秦挫雷惡之鋒載寔東
北在茲姦略寔冠凶徒列樹而表新營雖云效績荐棘
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斯爲幸也子略剋摧勅
敵荷成先構虛襟訪道側席求賢敦友弟以睦其親明
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節爪牙畢命取汾絳陷許洛款
僭燕而藩僞蜀夷隴右而靜河西俗阜年豐遠安邇輯
雖楚莊秦穆何以加焉旣而逞志矜功弗虞後患委涼

都於禿髮授朔方於赫連專已生災邊城繼陷距諫招
禍蕭牆屢發戰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被深
恩於介士翻崇詭說加殊禮於桑門當有爲之時肆無
爲之業麗衣腴食殆將萬數析實談空靡然成俗夫以
漢朝殷廣猶鄙鴻都之費況乎僞境日侵寧堪永貴之
役儲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淪胥
非天喪也元子以庸懷之質屬傾掇之餘內難方殷外
禦斯輟王師杖順弭節而下長安凶嗣失圖係組而降
軼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歟

贊曰弋仲剛烈終表奇節襄寔英果萇惟姦桀興始崇

構泓遂摧滅貽誠將來無踐危轍

晉書斟注卷百十九

晉書斟注卷百二十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二十

李特 李流

李庠周家祿校勘記曰據前趙載記和粲之例李流宜作小字目附李特據前秦載記苻健苻生之例李流目錄宜在本記之前自此以下目錄皆總冠篇首其記文蒙上為文者篇首亦皆作大字目錄與列傳及五胡載記之例微不同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

華陽國志九日

李特字元休略陽臨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賁民後漢書注引代本日廩君之先故出巫誕也

世猷林御覽

三十一引世本作稟君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

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性巴氏案性當作

姓有出于黑穴者凡四姓曰暉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

俱出皆爭為神於是相與以劍刺穴屋能著者以為廩

君御覽三十七世本日與樊氏暉氏相氏鄭氏凡五姓後漢書作樊氏暉氏相氏鄭氏廣韻三十二皓曰暉

又姓本出武落鍾離山黑穴中者見蜀錄寰宇記一百

七十八亦作相案畢即泉字因畢而誤從覃又誤作暉

相則為相字之誤古今姓氏書辨證世本日巴郡南郡

蠻本有五姓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于石穴約

能中者奉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為船雕

以為君畫之而浮水中

御覽三十七引世本雕下有杖字

日若其船浮存者以

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

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
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
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
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

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作羣飛蔽日天地晦

冥積十餘日

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

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卽宜之與汝俱生
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碣石之上望膺有
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
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
亦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柰

何岸卽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陛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

平石方一丈長五尺

水經夷水注作方二丈五尺

廩君休其上投策

計筭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水經

夷水注曰因立城其傍而居之四姓臣之死精魂化而爲白虎故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祀鹽水卽夷水也

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

案魏書李

雄傳四十作三十

巴人呼賦爲賓因謂之賓人焉及漢高祖爲

漢王募賓人平定三秦旣而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

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

饒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

渝舞是也

華陽國志一日閬中有渝水賓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陷陣銳氣喜舞帝

善之日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漢末張魯居漢中以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

鬼道教百姓竇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自

巴西之宕渠遷于漢中楊車坂華陽國志序曰宕渠古

時有長人長五丈見宕渠秦史胡毋敬曰五百年外其地必有異人為大人者及雄之稱尊號祖先出自宕渠

有識者皆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為楊車巴魏武帝剋以為應云

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為將軍遷於略

陽北土復號之為巴氏華陽國志九曰魏武定漢中會

續約楊車李黑等移於略陽北土復號曰巴人御覽一

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蜀錄曰特祖父虎歸魏散居隴右諸郡及三輔宏農所在號為巴人案載記

不書虎名蓋避唐諱惟李雄記則改虎為武特父慕為東羌獵將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武善

騎射沈毅有大度元康中氏齊萬年反關西擾亂御覽一百

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蜀錄曰氏齊萬年頻歲大飢百

擾亂天水略陽扶風始平諸郡皆被兵寇

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入

于蜀至劍閣魏書李雄傳曰特兄弟率流民數萬家就

入漢川至劍閣箕踞太息顧眄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

縛於人豈非庸才邪水經漾水注豈非庸才耶作豈不奴才也同夷者閭式

趙肅李遠任回等案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

音郁是夷為移之譌咸歎異之初流人既至漢中上書

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書鈔六十

王隱晉書曰李苾字升平剛簡毅口羣禮命為功曹除

吏部令史苾用法平整也華陽國志十一日李毅弟苾

字叔平修身砥礪名行爲厯城令遷僕爲太守案升平
當作叔平苾爲功曹令史厯城令當在爲侍御史之前
其後又出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至漢中受流人貨
爲太守也

賂反爲表曰流人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
下荊州水湍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
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永康元年詔

徵益州刺史趙廆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滕代廆惠帝

紀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廆遂謀叛潛有劉氏割據之
六國春秋蜀錄均作耿勝

志乃傾倉廩振施流人以收眾心特之黨類皆巴西人
與廆同郡率多勇壯廆厚遇之以爲爪牙故特等聚眾
專爲寇盜蜀人患之滕密上表以爲流人剛剽而蜀人

懷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爲亂階宜使移還其本若致之

險地將恐秦雍之禍萃於梁益必貽聖朝西顧之憂

華陽

國志八引滕密上表曰流民剛愎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饒宜移還其本土不者與東三郡隘地觀其情態漸不可長將移秦雍之禍於梁益矣又曰倉庫虛竭無以應鋒鏑之急必益聖朝西顧之憂案華陽志所引滕表較載

爲詳 廡聞而惡之時益州文武千餘人已往迎滕

率眾入州廡遣眾逆滕戰于西門滕敗死之廡自稱大

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庠與兄弟及妹夫李含任回

上官惇

案華陽國志八作上官晶惟下文則上官晶上官惇二人並列

扶風李攀始平

費佗氏苻成隗伯等以四千騎歸廡廡以庠爲威寇將

軍使斷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軍法不用麾幟舉矛爲

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廡惡其齊整欲

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司馬張粲言於廡曰

華陽國志八作武陽

令蜀郡杜淑別駕張粲

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爾便遣李

庠握彊兵於外愚竊惑焉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倒戈授人竊以爲不可願將軍圖之廡斂容曰卿言正當吾意可謂起予者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會庠在門請見廡廡大悅引庠見之庠欲觀廡意旨再拜進曰今中國大亂無復綱維晉室當不可復興也明公道格天地德被區宇湯武之事定在於今宜應天時順人心拯百姓於塗炭使物情知所歸則天下可定非但庸蜀而已

廐怒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令淑等議之於是淑等上庠

大逆不道廐乃殺之及其子姪宗族三十餘人

通鑑晉紀作子

姪十餘人考異日從華陽國志

廐慮特等爲難遣人喻之曰庠非所宜

言罪應至死不及兄弟以庠尸還特復以特兄弟爲督

將以安其眾牙門將許弇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

執不許弇怒於廐閣下手刃殺淑粲左右又殺弇

華陽國志

八作粲卽亦殺弇二子

皆廐腹心也特兄弟旣以怨廐引兵歸縣

竹廐恐朝廷討己遣長吏費遠

周家祿校勘記曰史誤吏

健爲太守

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縣竹之石亭特密

收合得七千餘人

華陽國志八作次縣竹以費遠爲繼前軍宿石亭特等相合得七百餘人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七
日石亭水在縣竹縣東夜襲遠軍遠大潰因放火燒之

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廡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爲李苾

張徵等夜斬關走出文武盡散廡獨與妻子乘小船走

至廣都爲下人朱竺所殺華陽國志八曰長子是在洛亦見誅特至成都

縱兵大掠害西夷護軍姜發殺廡長史袁洽華陽國志八作殺西

夷護軍姜發及龔尼相都令袁洽及廡所置守長遣其牙門王角李基

詣洛陽陳廡之罪狀先是惠帝以涼州刺史羅尙爲平

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上庸

都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凡七千餘

人入蜀華陽國志八曰初梁州刺史羅尙聞廡反表廡非雄才又蜀人不願爲亂必無同者事終無成

敗亡可計日而俟惠帝因拜尙平西將軍假節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給衛節兵一千梁州兵二千又配上庸都尉義部千五百人合四千五百人遷梓潼太守樂陵徐儉爲蜀郡揚烈將軍隴西辛冉爲廣漢太守羅尙又表請牙門將王敦兵七千餘人入蜀案涼州當從羅尙傳及華陽志作梁州惟志作義部千五百人義下疑脫歆特等聞尙來甚懼使其弟驥於道奉迎并貢寶物

尙甚悅以驥爲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酒勞尙於緜竹

王敦辛冉並說尙曰特等流人專爲盜賊急宜梟除可

因會斬之尙不納

華陽國志八曰王敦說尙曰特等隴

之辛冉本趙王倫所用非資次召當還欲討厥以自新亦言之尙不納

冉先與特有舊因

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尋有符下

秦雍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

鄉里託言迎家既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華陽

國志八曰御史馮該張昌攝秦雍州從事督移還流民徙者萬餘家而特兄輔素留鄉里託言迎家即至蜀因

謂特曰中國特以爲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華陽國志

亂不足還云我死三十年當有異人入蜀又著識云廣漢城北有

大賊曰流曰特攻難得歲在元宮自相剋又惠帝之世

蜀童謠曰江橋頭闕下市傳信字成成都北門十八子

至是而應焉魏書李雄傳曰童謠又曰有客有客來侵

門陌其朝廷以討趙廩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樂鄉侯

氣欲索流爲奮威將軍武陽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人與

特協同討廩者將加封賞會辛冉以非次見徵不願應

召又欲以滅廩爲己功乃寢朝命不以實上眾咸怨之

羅尙遣從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性貪暴欲殺

流人首領取其資貨乃移檄發遣又令梓潼太守張演
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
梁益爲人傭力及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又
知特兄弟頻請求停皆感而特之且水雨將降年穀未
登流人無以爲行資遂相與詣特特乃結大營於緜竹
以處流人

華陽國志八日九月遣軍軍
緜竹揚言種麥實備越逸

移冉求自寬冉

大怒遣人分勝通達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大懼
悉取以歸與驤改其購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閭趙楊

上官及氏叟侯王一首賞百匹

華陽國志八作能送六
郡大姓閭趙任楊李上

官及氏叟梁竇符隗董費等首百匹華陽國志一日臨
江縣有嚴甘文楊杜爲大姓閭中縣大姓有三狐五馬

蒲趙任黃嚴安漢縣大姓陳范間趙卷二曰南鄭縣大
姓李鄭趙氏涪縣大姓楊杜李成都縣大姓有柳杜張
趙郭楊氏卷三日什仿縣楊氏爲大姓鄠縣大姓王李
氏武陽縣有七楊五李諸姓南安縣大族楊費資中縣
王董張趙爲四族漢安流人既不樂移咸往歸特騁馬
縣入族張季李趙輩

屬韃同聲雲集旬月閒眾過二萬流亦聚眾數千特乃
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特遣閭式詣羅尙求申
期式旣至見冉營柵衝要謀擒流人歎曰無寇而城讎
必保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迴
乃辭尙還縣竹華陽國志八曰遣天水閭式累詣尙求
弛領校權停至秋並進貨賂於尙該許
之及秋又求至冬辛冉李苾以爲不可必欲移之式爲
別駕杜弼說逼移利害弼亦欲寬迸民一年辛冉李苾
以爲不可尙從之弼致秀才尙謂式日子且以吾意告
板出還家知計謀不行故也

諸流人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眾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尙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縣竹言於特曰尙雖云爾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尙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彊兵一旦爲變亦非尙所能制深宜爲備特納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流人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爲豎子虜矣宜爲決計不足復問之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率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尙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特安卧不動待其眾

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眾害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
示尙冉尙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
張賊勢今將若之何於是六郡流人推特爲主特命六
郡人部曲督李含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閻式諫議大夫
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
請依梁統奉竇融故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
其弟流行鎮東將軍以相鎮統於是進兵攻冉於廣漢
冉眾出戰特每破之尙遣李苾及費遠率眾救冉憚特
不敢進冉智力旣窘出奔江陽華陽國志八曰辛冉遣
護軍曾元攻之爲特所
殺尙督護田佐牙門劉並助冉復敗進圍廣漢尙復遣
健爲太守李苾長史費遠助冉不能克冉託罪於縣竹

令南郡岐苞斬之而潰圍走德陽讀史舉正曰江陽通鑑作德陽爲是德陽屬廣漢特攻冉于廣漢就近出奔耳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尙於成都閭式

遺尙書責其信用譏構欲討流人

華陽國志入曰尙書檄告諭閭式荅曰辛

冉傾巧杜景狂發曾元小豎田佐血氣不治李叔平才經廊廟無將帥之氣討羸之羌謂可長爾式前爲節下及杜景文論留徙之宜人懷柔梓孰不願之但往初至隨穀庸賃一室五分復值雨潦乞須冬熟而不見聽必窮鹿抵虎但恐繩之太過逆民不肯延頸受刃其憂在後卽聽式言寬使治嚴不過九月盡集十月坐進道令達鄉里何有如此也雅聽未察卹彼過言今辛冉奴亡叔平長遜支分勢解事漸及己所謂不寤曲突遠薪而有焦爛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以益益土尙覽書知特之客也

等將有大志嬰城固守求救於梁益二州於是特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

西故事兄輔為驃騎將軍弟驤為驍騎將軍華陽國志九日特長

兄輔字元政弟驤字元龍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長國春秋及魏書李雄傳日慕有五子輔特庠流驤

子始為武威將軍次子蕩為鎮軍將軍少子雄為前將

軍御覽二百六引十六國春秋李雄錄日雄異母兄始伯敬為太保華陽國志九日李特長子蕩字仲平好

學有容觀少子雄字仲李含為西夷校尉含子國離任

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費陀等為將帥周家祿校勘記日

後有任臧上官惇楊衰楊珪王達麴歆等為爪牙華陽國志

入楊衰下多李遠李博夕斌嚴檉上官琦李濤王懷等

為僚屬元和姓纂十日後漢巴中渠帥夕氏蜀志閻式

為謀主何巨趙肅為腹心華陽國志八作閻式時羅尚

貪殘爲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
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爲之謠曰李特尙可羅尙殺我尙
頻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爲七百
里與特相距元和郡縣圖志三十三曰晉太安元年遣督護衙博討李特特遣將李盪自掌夫山
要博博爲伏兵所圍水經江水注曰洛水又逕犍爲牛
犍縣爲牛犍水注云昔羅尙乘牛犍水東征李雄是也
水經注釋三十三曰一清案方輿紀要云犍水在成都
府城南十里大江之支流也亦曰汶江自灌縣分流經
犍縣歷府西折而南又東合於流江亦謂之內江任豫
益州記犍江爲內江流江爲外江是也晉永寧元年李
特據廣漢進攻益州刺史羅尙於成都尙屢敗乃阻長
圍緣犍水作營連延七百里或據水經注以縣水爲尙
所阻之犍河間王顒遣督護衙博廣漢太守張徵討特
江誤矣
華陽國志八曰太安元年春征西遣督護衙博西征討
特博次梓潼晉復拜前廣漢太守張徵據德陽案載記

下文云太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已在博通其眾降蕩
之後與華陽志互異惠帝紀顯遣衙博擊特繫於太安
元年五月此在太安元年之前亦先後各異張微張微
以形近致謫微字建興張翼之子見華陽志壽良傳及
健爲人士目錄本書帝紀亦作張微御覽
三百四十引十六國春秋又誤作張微
南夷校尉李
毅又遣兵五千助尙尙遣督護張龜軍繁城三道攻特
特命蕩雄襲博特攻擊張龜龜眾大敗蕩又與博接戰
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太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葭萌蕩
進寇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以郡降蕩
尙遣督護巴西張龜督四十牙門軍繁城博方遣參軍
蒙紹誘特降尙貽博書曰昔年得李流賡降心款款由
時威帖得還爲寇聞特委誠於下吏而流驤七八千人
來寇日至姦凶之態詭譎不測不可不重以持之也博
不從故爲特所破於陽阿梓潼太守張演委倉庫走巴
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班舉郡降附衙博才兼文武

征西大將軍河間王深器之初爲陰平太守爲從事巴
郡毛扶所免怨梁州人及西征征西許雄以陽河之役
寇尙未至聞鶴鳴便退博欲委罪梁州託以自不供給
梁州治中表之博以是得罪晉乃更用許雄爲梁州刺
史元和郡縣圖志三十三日掌夫山在臨津縣西南六
十里李特遣將李盪自掌夫山要博博爲伏兵所圍卽
此山案襄珍襄班以形近致謗十六國疆域志曰李蕩
進攻葭萌衙博又遠遁李珣勸班以李期爲梁州刺史
鎮葭萌通鑑楊難敵兄弟爲劉曜所殺奔葭萌晉書載
記嘉寧李奕自晉壽舉兵反蜀人多從奕衆至數萬年
勢夜出成都東門與咎堅走至晉壽送降文於溫按漢
葭萌縣蜀先主改爲漢壽晉武帝又改漢壽爲晉壽今
考李特據蜀後當又改晉壽爲葭萌故蜀錄及載記等
自特至壽皆言葭萌至勢時始改言晉壽明勢降晉後
從晉人所蕩撫恤初附百姓安之蕩進攻葭萌博又遠
紀錄也

遁其衆盡降於蕩太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都督梁益
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年建初案通鑑晉紀考異引修文殿御

覽云太安二年特赦改年建初元年三十國晉春秋
云太安二年正月特僭位改年均與此異惠帝紀太安
元年五月特自號大赦其境內於是進攻張徵徵依高
將軍而不書改年

據險與特相持連日時特與蕩分爲二營徵候特營空
虛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逼眾不知所
爲羅準任道皆勸引退特量蕩必來故不許徵眾至稍
多山道至狹唯可一二人行蕩軍不得前謂其司馬王
辛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
呼直前推鋒必死殺十餘人徵眾來相救蕩軍皆殊死
戰徵軍遂潰特議欲釋徵還涪蕩與王辛進曰徵軍連
戰士卒傷殘

御覽三百十四引十六
國春秋傷殘作傷滅

智勇俱竭宜因其

弊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徵養病收亡餘眾更合圖之未
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徵徵潰圍走蕩水陸追之遂害徵

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以騫碩爲德陽太守

華陽國志八騫

作騫晉書校文五日李流載記孫阜破德陽獲特所置
守將騫碩太守任臧等則碩乃守德陽之將非太守

碩略地至巴郡之墊江特之攻張徵也使李驤與李攀

任回李恭屯軍毗橋以備羅尙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七
日毗橋在新都縣南十

里毗橋河
以此名

尙遣軍挑戰驤等破之尙又遣數千人出戰

驤又陷破之大獲器甲攻燒其門流進次成都之北尙
遣將張興僞降於驤以觀虛實時驤軍不過二千人興
夜歸白尙尙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營李攀逆

戰死驤及將士奔于流柵與流井力迴攻尙軍尙軍亂

敗還者十一二華陽國志八作尙軍失利喪其器甲晉梁州刺史許雄遣

軍攻特特陷破之華陽國志八曰梁州刺史許雄數遣軍討特特備險不得進征西乃遣監

軍劉沈將西征以中國有事不果而南夷校尉李毅遣叟兵助尙軍數挫特勢日盛進擊破尙水

上軍遂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小城降華陽國志八曰二年春正

月朔特攻尙水上軍特從益底渡黨徒從赤水渡特以入郫及水西南緣江守軍皆散走太守徐儉逼降

李瑾爲蜀郡太守以撫之羅尙據大城自守流進屯江

西尙懼遣使求和是時蜀人危懼並結邨堡請命于特

特遣人安撫之華陽國志八曰流軍江西之檢上蜀民先已結村保特分人就主之雄書諫特

收質任無得分散猛銳流亦諫之特怒日大益州從事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緣疑動而劫害不止

任明說尚曰

羅尚傳作兵曹從事任銳華陽國志八作從事蜀郡任叙

特既凶逆侵

暴百姓又分人散眾在諸邨堡驕怠無備

華陽國志八驕怠作怠忼

是天亡之也可告諸邨密剋期日

華陽國志八期日作戰日

內外擊

之破之必矣尚從之明先偽降特特問城中虛實

華陽國志

八日尚從之從縋出敎使宣旨告諸村期二月十日同時討特手書隱語曰在彼楊水叙先詣特降容觀虛實

明日米穀已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潛

說諸邨諸邨悉聽命還報尚尚許如期出軍諸邨亦許

一時赴會

華陽國志八日叙還報尚如期出軍討特諸村亦起大殺特眾

二年惠帝遣

荊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救尚阜已次德陽特遣

蕩督李璜助任臧距阜尚遣大眾奄襲特營連戰二日

眾少不敵特軍大敗

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蜀錄曰尙出逆戰到官桑特軍敗

績收合餘卒引起新繁尙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

餘里尙出大軍逆戰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

尸傳首洛陽

華陽國志八曰追及於繁之官桑斬特及兄輔輔弟遠等李流斂餘眾還赤祖尙乘

勝但施遊軍征蓋傳特首洛陽焚其屍

在位二年其子雄僭稱王追諡特

景王及僭號追尊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李流字立通特第四弟也

周家祿校勘記曰據後班期壽勢及後涼纂隆後燕盛熙

雲之例宜作流字立通蒙上爲文體例方一晉書校文

五日華陽國志言特兄弟五人長輔次特次庠次流次

驥然則特祇三弟而流則第二也下庠傳言庠爲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稱流有賁育之勇舉爲東羌

督及避地益州刺史趙廞器異之廞之使庠合部眾也
流亦招鄉里子弟得數千人庠爲廞所殺流從特安慰
流人破常俊於緜竹平趙廞於成都朝廷論功拜奮威
將軍封武陽侯特之承制也以流爲鎮東將軍居東營
號爲東督護特常使流督銳眾與羅尙相持特之陷成
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壯勇督領邨堡流言於
特曰殿下神武已剋小城然山藪未集糧仗不多宜錄
州郡大姓子弟以爲質任送付廣漢繫之二營收集猛
銳嚴爲防衛又書與特司馬上官惇深陳納降若待敵
之義特不納特旣死蜀人多叛流人大懼流與兄子蕩

雄收遺眾還赤祖

華陽國志八日李雄以李離為梓潼太守眾還赤祖讀史方輿紀要六十

七日赤祖鎮在縣竹縣東北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

胡氏曰赤祖地在縣竹東

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時宋岱水軍三萬次于墊

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獲特所置守將竊碩太守任臧等

退屯涪陵縣羅尙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牙門左氾黃旬

何沖三道攻北營流身率蕩雄攻深柵剋之深士眾星

散追至成都尙閉門自守蕩馳馬追擊羣倚矛被傷死

華陽國志八日三月

尙遣督護張龜何沖左氾等軍繁

城而縣竹降涪陵民

藥紳杜阿應尙又遣督護常深

軍毗橋為流驤禦蕩雄

攻特備深破驤殺李攀弟恭鈞傷

為主諱有左氾黃間

逼攻特備深破驤殺李攀弟恭鈞傷

魏伯石定叛應氾間

攻蕩雄蕩母羅環甲略陳伯手刃

羅當重有傷目壯氣益烈

又時成伯戰於氾間攻其外

自晨至日中營垂欲破會流破深蕩雄破紳還適與犯
閭會大破之成伯將其黨突出詣尙蕩策馬追退軍爲
叟長矛所椿死羅雄祕不發喪以流以特蕩並死而岱
安眾心案黃弇當爲黃閭之誘

阜又至甚懼太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驤
迭諫不納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含子離
聞父欲降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
若功成事濟約與君三年迭爲主雄曰今計可定二翁
不從將若之何離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翁
雖是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大喜乃攻
尙軍尙保大城雄渡江害汶山太守陳圖遂入郫城流
移營據之三蜀百姓並保險結塢城邑皆空流野無所

略士眾飢困

華陽國志八曰雄乃說六郡人土激以尚

富貴之秋得以破阜阜軍死者甚眾而岱病亡荆州軍

退轉攻尚流慙其短軍事在雄雄數破尚尚鍾軍保太

城五月李流降於孫阜遣子為質不可乃舉兵與李離

襲阜阜軍敗績宋岱病卒墊江州軍退雄逼攻尚保太

城中六月雄從帛羊積渡攻殺汶山太守陳圖圖劉

可可證也李李雄雄校校陳陳圖圖書書轉轉依依載載記記陳陳諧諧今今從從載載記記據據郭

城秋七月朔雄入郭城流盡移營據之三蜀民流迸南

入東下野無煙火鹵掠無處亦尋飢餓讀史舉正日謀

襲孫阜軍下即云攻涪陵人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

羅尚軍前後不相蒙涪陵人范長生一名延久又名九重一

山華陽國志九曰范賢名長生一名延久又名九重一

日支字元涪陵丹與人蜀典日李鼎祚周易集解三

十家有蜀才顏之推云即范長生李昉漢之書曰長生

自稱蜀才蒞林伐山云長生先事漢昭烈帝至特時一

百三十餘年方輿勝覽云范寂字無為劉先主時栖止

青城山中以修煉為事先主徵之不起就封為道遙公

得長生久視之道劉禪易其宅為長生觀仙傳言寂得

久視之術年百餘歲蜀人奉為仙稱曰長生是長生即

寂也通鑑晉紀注曰青城山在汶山郡都安縣今在永
康軍青城縣北三十二里杜光庭青城山記曰岷山連
峰岷岫千里不絕青城乃第一尙參軍涪陵徐舉求爲
汶山太守欲要結長生等與尙犄角討流尙不許舉怨
之求使江西遂降於流華陽國志八作輿怨之求使江
西因叛降雄雄以爲安西將軍
說長生等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故流軍復振流素
重雄有長者之德每云興吾家者必此人也勅諸子尊
奉之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識斷多奇御覽
一百
二十三引十六國春
秋蜀錄識斷作識量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
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爲成都王遂死時年五十六
華陽國志八曰
九月流病死諸將其立雄爲王讀史舉正曰案雄僭
號成都王在永興元

年此時尚稱益州牧也

雄僭號追謚流秦文王

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蜀

錄日子龍嗣

李庠字立序特第三弟也少以烈氣聞仕郡督郵主簿皆有當官之稱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射舉良將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舉秀異固以疾辭州郡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切徵不得已而應之拜中軍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之文鴛以洛陽方亂稱疾去官性在任俠好濟人之難州黨爭附之與六郡流人避難梁益道路有飢病者庠常營護隱恤振施窮乏大收眾心至蜀趙廞深器之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

謂所親曰李玄序蓋亦一時之關張也及將有異志委以心膂之任乃表庠爲部曲督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討叛羌功表庠爲威寇將軍假赤幢曲蓋封陽泉亭侯賜錢百萬馬五十匹被誅之日六郡士庶莫不流涕時年五十五